

艺术桥，彼岸花

《海浪》的后现代主义解读

廖白玲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高度实验性作品《海浪》集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体裁于一体,书写了对现代社会本体不确定性的哲学问思,同时流露出作者颠覆叙述权威、调整叙述策略的迫切需求。模糊交叠的体裁类别、本体论倾向的主题思想、自省式的元小说叙事特质汇聚成流淌于《海浪》文本之中欲与传统决裂的后现代暗涌。《海浪》的后现代主义元素彰显了伍尔夫力图走出现代文学表述困境的突围之举,折射出她作为小说家和评论家的具有前瞻性的文学理念,为找寻未来理想的文艺之花铺路架桥。

【关键词】《海浪》; 后现代主义; 体裁; 本体论; 元小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24 (2011) 03-0008-04

Postmodernist Features in The Waves

LIAO Bai-l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ghly experimental work *The Waves*, the author Virginia Woolf blurs the distinction of genres and creates a synthesis of novel, drama, prose and poetry. *The Waves* reveals a profound sense of ontological uncertainty and the author's urgent need to subvert the narrative authority and alter the narrative strategy. The blurring and blending of genres, the ontological concern of the themes, and the self-reflexive metafictional narrative jointly present as the postmodernist elements indicating a break with the traditions. Therefore, *The Waves* is a manifestation of Woolf's endeavor to find a way out of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ist representation and a reflection of her visionary and insightful literary theory as a novelist and critic.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Waves* Woolf expects to pave the way for the ideal modes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he Waves*; Postmodernism; Genre; Ontology; Metafiction

20世纪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是公认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家,她的小说被看作是高峰现代派文学的代表^{[1] P82}。在出版于1931年的小说《海浪》(*The Waves*)中,伍尔夫对内心独白、印象主义表现手法及复调音乐式的对位结构等现代文学技法的娴熟运用,令读者叹为观止。然而从作品模糊交叠的体裁类别、深奥复杂的主题思想、绮丽别致的叙事话语来看,它似乎已超越了现代主义文学所能涵盖的种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格调。

后现代主义通常被认为兴起于二战之后,盛行于20

世纪80年代。^[2]但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运动,它难以单纯地用某个历史阶段来界定。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已经浮现^{[3] P3-4}。法国哲学家和文论家利奥塔(Lyotard)否定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明晰的界限,这使得从诞生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阶段的作品中辨识出某些后现代的特质和倾向成为可能^{[4] P209-210}。在讨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时,利奥塔大胆放言:“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可能成为现代的。”^{[5] P148}不难理解,利奥塔所言之“后现代”强调的是一种革命的、叛逆的、具有颠覆性的艺术探索精神。

【收稿日期】2011-05-24

【作者简介】廖白玲,女,江西上饶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现代、后现代英美小说。

离经叛道的伍尔夫向来是行走在艺术革新大道上的急先锋, 即便是现代主义文学, 在她看来也并非理想文学创作模式。在谈及对现代文学印象时, 伍尔夫感叹道: “一本又一本书给我们留下了相同的感觉, 即原来的允诺并未兑现; 智力贫乏; 从生活中撷取的光彩没有被转化到文学中来。……那阵闪光迅即消逝, 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不满之感, 我们所受到的尖锐刺激, 和我们所获得的快感同样地剧烈。”^{[6] P174} 茫茫海天尽头, 彼岸繁花盛开, 伍尔夫相信杰作将在未来诞生。^[7] 假如说《远航》(The Voyage Out) 开启了伍尔夫“向无限可能开放的”^{[8] P110} 文学之旅, 那么《海浪》则是她在后现代叛逆精神下不懈探索的实验之作。蕴涵于作品的体裁、主题、叙事等层面上的后现代主义元素, 使《海浪》从现代主义牢笼中挣脱出来, 成为伍尔夫为寻求彼岸理想的文艺之花而架起的一座艺术桥梁。

一

《海浪》特殊的体裁类别向来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它不具备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 亦没有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仅以六个角色循环往复的对话和内心独白、以及九场幕间插曲(interlude)来构架整个故事, 读者在小说中看到是“人物在特定的瞬间对人生全部实质的充满哲理的感受和万花筒般的心理印象”^{[9] P49}。由于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特性”, 《海浪》的体裁被认为更接近于诗歌, 被叫做“诗小说”^{[10] P164}; 而《纽约时报书评》1931年刊载的一篇文章评论道: “从其精神、语言上看, 《海浪》实际上不是诗小说, 而是散文诗, 一种具备主题与主题发展的交响乐般的诗”^{[11] P274}; 至于伍尔夫本人, 则更愿意称其为“戏剧诗”^{[12] P51}。

借助文本细读法, 我们可看到《海浪》的体裁颇为模糊、复杂, 它糅合交叠着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各种文学形式。首先, 它依然保留了小说的粗坯, 六个相互关联的人物在讲述他们的故事, 从童年到老年, 有憧憬, 有寂寞, 有相恋, 有诀别, 我们同几位主人公一道经历了人生幻变, 尽管情节极为淡化。其次, 《海浪》的文本结构模式俨然像是一出戏剧。其中的幕间插曲是直接来自戏剧的元素, 而在对话和内心独白部分, 书中人物轮流登场, 好像立于舞台聚光灯下的演员, 时而喃喃自语, 时而相互低诉, 时而激情辩白, 时而慨叹人生。作者则完全隐退幕后, 不动声色, 不加评点, 只以一个“非个人化的”(impersonal)、“超然的”(detached)第三人称叙述者来操纵人物的转换, 至于人物关系、情节发展、故事结局等皆需读者在戏剧化的呈现方式中自己去推敲和领悟。再则, 作品中散文的气息无处不在。每一个幕间插曲都是一篇精美绝伦的景物随笔, 日光下的云彩、微风吹拂的树叶、灵动的鸟儿、鲜红色的窗帘、迸溅的浪花, 在作者细致绵密的笔触下熠熠生辉。而细观人物的内心独白, 这里没有逻辑清晰、有条不紊的故事, 他们一任思绪驰骋, 凭借最自由不拘的文体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梦幻。最后, 《海浪》的诗歌气质是不言而喻的。伍尔

夫以充满节奏感和韵律美的语言, 描绘人物起伏张弛的思想、微妙细腻的情绪, 以色彩、声音、意象等触动读者的感官和想象, 将生命的兴衰浮沉寄情于一幅诗兴盎然的写意画卷中。

作为一位严肃深刻且极具洞察力的小说家和批评家, 伍尔夫预言未来的小说“将用散文写成, 但那是一种具有许多诗歌特征的散文。它将具有诗歌的某种凝练, 但更多地接近于散文的平凡。它将带有戏剧性, 然而它又不是戏剧”^{[13] P214}, 换言之, 未来的小说将采用“不协调因素的奇异的混合体”^{[13] P215}的模式, 呈现一种综合性文学形式。可见, 《海浪》的创作, 是伍尔夫对小说体裁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的积极探索, 是理论付诸实践的成果。各种体裁形式在此杂糅交叠, 小说、戏剧、散文、诗歌之间的界线被有意地抹去, 《海浪》在体裁层面上显示出的后现代小说特征不容忽视。^[14]

二

美国后现代文论家麦克黑尔(McHale)认为, 后现代小说意味着从以认识论为主导向以本体论为主导的转移^{[15] P10}。本体论是与认识论处于同一层面的哲学概念。认识论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关, 它提出诸如“我们要了解什么知识? 谁了解? 他们怎样了解? ……可了解的知识的极限是什么”^{[15] P9}等哲学问题。而本体论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 讨论的是存在的本质问题, 它还关注包括“文本的存在模式是什么, 以及它所投射的世界(或多个世界)的存在模式是什么”^{[15] P10}等问题。

《海浪》在主题思想上反映出的对本体论问题的突出关注, 是伍尔夫跨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边界的另一标志。令六个主人公最为纠结的本体论问题是: 存在的本质是什么, 人应该怎样对待自我的存在。伯纳德(Bernard)想要成为作家, 试图通过讲故事来肯定自己的生命价值, 然而有时人们对他的滔滔不绝“感觉厌烦”^{[16] P38}, 尽管他努力地使用“华丽铺张的辞藻”^{[16] P39}; 罗达(Rhoda)从未能建构起一个具有安全感的自我, 我们总是听见她的幽怨自语: “但在这儿我什么也不是。我没有脸”^{[16] P33}, “我没有脸。其他人都有脸; 苏珊和珍妮有脸; 她们在这儿。她们的世界是真实的”^{[16] P43}; 路易斯(Louis)因为自己的大鼻子和澳大利亚口音而深感自卑, 虽然他曾雄心勃勃想要成为“维吉尔和柏拉图的同伴”^{[16] P53}; 珍妮(Jinny)一生沉湎于绚丽的舞场, 迷恋自己像钻石般闪动的身影, 却无法抵挡青春流逝、红颜衰老; 奈维尔(Neville)渴望秩序和爱情, 然而世界一片混沌, 他的同性之爱也每每化为泡影纷飞而散; 还有苏珊(Susan), 一个日日梦想着回归自然的女子, 当她真的成为乡村主妇后又不免抱怨: “可我有时厌倦了自然的愉悦, 种水果, 和抚养孩子”^{[16] P191}。显然, 他们渴望自我身份的确立, 又不免四处碰壁。小说的结尾——“海浪飞溅处, 拍岸击崖声”^{[16] P297}——充满着象征和隐喻, 我们分明看到几位主人公人生历程的回放, 从懵懂孩童到青葱岁月、从沧桑中年到垂垂老者, 一路走来他们如不息的潮水, 不断地想要在异化的现代文明中寻求

自我存在的意义。但飞溅破碎的浪花却悲剧性地象征着主体性的崩溃和坍塌,映照出西方现代人的精神荒原状态和对自我归属的迷惘,这是作家对本体不确定性的深深思虑。

语言问题是该小说探讨的又一本体论问题。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索绪尔(Saussure)的语言学革命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文学领域掀起了结构主义批评思潮,语言研究成为结构主义及后来的解构主义拓展其文本理论的根基。然而早在20世纪初,伍尔夫便敏锐地觉察到了作为叙述媒介的语言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作为联系主体和客体的纽带,语言与存在密切相关。“伍尔夫似乎在说,存在,就是被叙述。”^{[12] P48}《海浪》的中心人物伯纳德(他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作者代言人)认识到,在传统价值沦丧瓦解的现代社会,无论是世界还是自我都不再是“连贯一致的”(coherent)、拥有意义的“整体”(unity),于是他希望用他所擅长的语言来建构一个世界或一种现实,并确立一个稳固的自我身份。但我们看到,有时“伯纳德会丧失他的力量”^{[16] P39},因为词语漂浮在空中游离不定——“它们成群结队地飘过,时而向这边,时而向那边,一同漫漫地漂浮,一会儿分散开来,一会儿又聚拢起来”^{[16] P20}。伯纳德试图用最恰如其分的语言去描述每一个时刻,可是语言注定无法完美地表达他的真正意思,“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总是处于交战状态。最后他不禁无奈地叹息自己用笔记本记录词汇的徒劳:“阴影,一直以来我辛辛苦苦记录的不过是些阴影。现在我怎能继续下去,我说,没有自我,没有重量和视觉,我怎样在一个失重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16] P285}。伯纳德对语言的“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和“滑移性”(slipperiness)的焦灼之感,反映出伍尔夫对语言本身的怀疑与焦虑,她无奈地感受到,语言“指涉”(reference)具有模糊性,它并不能完美地呈现真实的世界,这与解构主义的语言观遥相呼应,后者认为“语言是非指涉性的,因为它指的既不是世界上的事物,又不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概念,而仅仅是由语言自身所构成的能指的游戏”^{[17] P245}。因而,幻想用语言来建构自我与世界的伯纳德最终跌入了本体不确定性的深渊。

对存在的本质和自我身份的探索,是伍尔夫为表现人类心灵深处的复杂性和骚乱性所展开的创作追求。而她对语言叙述功能的独到见解,在解构了传统语言观的同时,更凸显出现代文学的表述困境。伍尔夫追问的正是由语言所构成的“文本的存在模式是什么”和“它所投射的世界的存在模式是什么”等本体论问题,后现代性在主题思想的本体论倾向下得以彰显。

三

在对伍尔夫创作实践的研究中,苏·洛(Sue Roe)以“破碎叙事的紊乱思路”^{[18] P107}指摘《海浪》的叙事“瑕疵”。的确,这部作品独具匠心的叙事方式不仅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写实叙事背道而驰,还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现代派文学的艺术表现规律,它有意暴露并强化了小说本身的虚构

性,流露出作家颠覆叙述权威、调整叙述策略的艺术冲动,展现了一派元小说(metafiction)的后现代风貌。

首先,作品中人物的叙事话语冲破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例如,路易斯曾说:“当我听到尼罗河边传来的歌声和被锁链系住的野兽的跺脚声时,我发现了自己在女人们几千年前堆积的沙丘里的遗骸,……我曾是个阿拉伯王子……我曾伊丽莎白时代的伟大诗人”^{[16] P127}。路易斯的话表明,他事实上已将自己的主观想象和客观经历混为一谈;苏珊内心独白同样模糊了现实与虚幻的差别:“我想有时我不是个女人,而是落在这门上、地上的光”^{[16] P98},她还以十分确定的语气描绘出了日后田园生活的种种细枝末节;伯纳德对众人所爱的、身在印度的波西瓦尔(Percival)的描述,则是虚实融合最显著的例子。“我看见印度了,”伯纳德说,“波西瓦尔骑着一匹红色斑点的母马,戴着遮阳帽盔……他骑马向前;众多的人们聚集在他周围,充满敬意地看着他,仿佛他是——也的确是——神”^{[16] P136}。此处,并不在场的伯纳德堂而皇之地以目击者身份对波西瓦尔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这实际上是叙述者的内视角向全知模式的暗暗转换,属“视角越界”现象,它促使读者注意到作品的虚构本质。^[19]如上所述,《海浪》的叙事视角不断地从人物所看见的,转向人物所想象到的,甚至是倘若有人在场才能看到的,现实与虚幻难解难分。伍尔夫超越了表层意义上的现实,她将“普通的事件和细节与奇幻朦胧的元素共同呈现”^{[20] P232},作品因而浸染于一种超现实或魔幻现实的色彩之中,这恰恰曝露了叙事的虚构性、欺骗性和不可靠性等元小说特质。

其次,《海浪》是一部关于小说创作的小说。书中提及一位在艾弗甸(Elvedon)花园里写作的女性,她几次出现在伯纳德、苏珊等人的视野或回忆中。推测起来,这位“坐在两扇长窗中间写作的女性”^{[16] P17}便是伍尔夫本人,“她似乎成了她笔下的人物的一个创作品”^{[12] P49},于是我们看到伍尔夫在自己所写的故事中扮演着角色,呈现出典型的元小说场景。另外,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伯纳德一生都在探索讲故事的方法。他像作家一样,无论走到哪儿,都热衷于观察身边的人们,不论是“角落里的年轻人”,“独自喝着香槟的老妇人”,还是“穿着灰西装的英俊青年”^{[16] P144}。他对词语尤其着迷,总是随身携带者笔记本,收集各种词汇短语,并将它们归列于不同类别下。伍尔夫曾对她同时代的作家做过类似的评点:“他们只是迅速地拿出他们的笔记本,愁眉苦脸地拼命记录那飞逝的曙光(它是照耀在什么东西上面的呢?)以及那些空幻的光辉(它们或许什么也不能构成)”^{[16] P176}。由此可见,伍尔夫通过对伯纳德的描述透射出了自己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思考,以及对现代作家创作方式的质疑。《海浪》在末章对小说创作艺术的探讨愈加直白。伯纳德不仅代替伍尔夫表达了讲述故事的困难重重,还直接承认了其虚构本质:“我必须跟你讲个故事——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故事——童年的故事,学校的故事,爱,婚

姻, 死亡, 等等; 然而它们没有一个是真实的。”^{[16] P238} 罗斯玛丽 (Rosemary) 一针见血地指出, 伯纳德对小说如何结尾的探讨是“一种典型的二十世纪的技法——事实上, 它更多地体现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特点, 而非三、四十年代的特点”^{[21] P183}。也就是说, 它更多地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而非现代主义的叙事特征。

游走在现实与虚幻间的文本话语, 并非意味着伍尔夫将生活的真实性完全抛在了脑后, 只不过她所注重的是人物内在的更为本质的真实。她的创作超越了生活的表象, 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形成强烈的艺术张力, 带来奇异的审美愉悦。在摸索和创新的征途中, 伍尔夫义无反顾地摆脱了既定模式的束缚, 在小说中明目张胆地释放自我的小说创作理念, 使作品的虚构本质显露无疑, 进一步将《海浪》推向“自省式”(self-reflexive)的元小说的行列。

“从一开始,《海浪》便似乎给伍尔夫带来了十分困扰的创作问题”, 苏·洛声称, “她感觉这部作品在以某种方式劈开她, 或撕裂她。”^{[18] P105} 后现代阐释立足于新的审美维度, 深入剖析了这位天才而敏感的作家郁结于心的一些问题: 未来小说的形式将如何发展? 在人性已然改变了的现代社会^{[22] P181}, 孤独、迷惘、异化的人们如何逃离本体不确定性的阴霾? 真实与虚构, 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是什么? 以生命的激情和质感的语言书写而成的《海浪》, 反映了伍尔夫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孜孜探求, 以及她对生活的审视和观照。《海浪》的创作同时也是伍尔夫为走出现代文学表述困境所做出的突围之举, 涌动在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元素, 折射出她作为小说家和评论家的文艺诉求, 引领后辈作家找寻理想的文学创作模式, 穿越狭窄的艺术之桥。

【注释】

[1] Barry, Peter.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M]. 2nd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2.

[2] 参见 Abrams, M. H., and Geoffrey Galt Harpham.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9th 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0. p203. 及 Barry, Peter.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2nd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2. p81.

[3] Anderson, Perry.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M]. London: Verso, 1998.

[4] Selden, Raman, Peter Wi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M]. 4th 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5] Lyotard, Jean-Francois.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Postmodernism?" [A] *Modernism/Postmodernism* [C]. Ed. Peter Brooker. London: Longman, 1992.

[6] [英] 伍尔夫. 对于现代文学的印象 [A]. 论小说

与小说家 [M]. 瞿世镜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7] 原文是“让我们请求他们以她为榜样, 仔细眺望远处的地平线, 为未来的杰作准备道路吧”。参见: 伍尔夫. 对于现代文学的印象 [A]. 论小说与小说家 [M]. 瞿世镜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178.

[8] 杨莉馨. 《远航》: 向无限可能开放的旅程 [J]. 外国文学评论, 2010, (4).

[9] 詹树魁. 《海浪》: 人生瞬间印象构成的文本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9, (9).

[10] 瞿世镜. 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11] Majumdar, Robin, and Allen McLaurin, ed. *Virginia Woolf: the Critical Heritage* [M]. London and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

[12] Caughie, Pamela L. *Virginia Woolf and Postmodernism: Literature in Quest and Question of Itself* [M]. Urbana: U of Illinois P, 1991.

[13] [英] 伍尔夫. 狭窄的艺术之桥 [A]. 论小说与小说家 [M]. 瞿世镜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14] 塞尔登、威多逊和布鲁克指出“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冲破小说和历史, 或自传、现实主义和虚幻之间的传统界限, 呈现出各种形式和体裁的大杂烩”。参见: Selden, Raman, Peter Widdowson, and Peter Brooker.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4th 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p203.

[15] McHale, Brian. *Postmodernist Fiction* [M]. New York: Methuen, 1987.

[16] Virginia Woolf. *The Waves* [M]. New York: HBJ, 1931.

[17] Tyson, Lois. *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 [M]. New York: Garland, 1999.

[18] Roe, Sue. *Writing and Gender: Virginia Woolf's Writing Practice* [M].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0.

[19] 参见: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 267 ~ 284.

[20] Abrams, M. H., and Geoffrey Galt Harpham.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M]. 9th 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0.

[21] Rosemary, Sumner. *A Route to Modernism: Hardy, Lawrence, Woolf* [M]. New York: St. Martin's, 2000.

[22] [英] 伍尔夫. 贝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 [A]. 论小说与小说家 [M]. 瞿世镜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